

缘于徽州

□靳婉玉

闺中风暖，陌上草熏。这是四月的徽州，如仕女吟唱的清丽小诗般温润淡雅。当山川溪流与绵密细雨不期而遇，触目可见，便是金黄。江南的春天，总似刚及笄的少女，秀巧雅致中带着善感的早熟，又好似尚在总角之龄的稚儿，欢脱跳跃里掩不住烂漫纯真。湿哒哒的雨巷里，有闲卖杏花的老妪，有且行且歌的雅士，亦有面色匆匆的路人，一把散发着墨香的油纸伞，不知又遮住了几次无语凝噎、几段悲欢离合。雾色空濛，水光潋滟，黛瓦青墙围拢成四方天空，明镜瓷瓶折射出苍老年华。姑娘们半蹲在布满苔藓的石阶里，清亮的捣衣声激起一圈圈温柔的涟漪，晕开了十里馥郁的桃花香。点点粉瓣顺流而下，连同布料上的蜡染青花在水街的波纹中层层绽开，像极了一幅泼墨山水。不远处的阿婆细细缝着丝线，衣针摇摆间，遗漏的细碎时光被缓慢而精心地缝补，岁月的齿轮，就在她摇曳的竹藤椅前滚滚而过。

彤云出碧岫，流水绕村涯。徽州的初春，是一种洗尽铅华后的淡泊明净，无墨而成画，无律而成诗，无心而成境。然红颜易老，韶华易逝，明媚的春如同盛放的昙花，绚烂夺目

间，已是荣华不复。风卷残云后，一场摧枯拉朽的夏雨便如期而至。回首书卷，有人听雨歌楼上，有人听雨客舟中，有人听雨僧庐下，有人听雨西窗前。而我，却独爱点一支素檀，青茶薄酒，梨纸笔瘦，听淋漓的雨滴落在檐下，滴在阶前，滑入初荷清朗明净的尖角里。每当夜深人静之时，我于轩窗下秉烛夜读，总觉得，这汹涌狂怒的雨声下，是一种大彻大悟的痛快与释然。

徽州的夏雨，通常是不隔夜的。当清晨第一道耀眼的曦光破晓而入，你就不得不迎接一个满面笑容、热情奔放的艳阳天。“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。”采莲的妙龄女子一袭红衣，执桨而唱，浩渺尾音攀绕田田的荷叶，映衬得莲子愈发清澈如水。岸边卧剥莲蓬的童子打着呵欠，忽然间，一颗饱满圆润的莲子快速飞来，击中了胖胖的小手，惊叫与欢笑瞬间炸开。古树荫蔽的荷叶下，几尾锦鲤聚在一处追逐嬉戏，炎炎光阴，就在喧闹的歌声里，在接天的莲叶间，欢快流淌。

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徽州的盛夏，是一种有别于世俗喧嚣纷扰的轻快明朗。犹记得一个慵懒的午后，我泛舟于氤氲的山水间，落霞孤鹜，秋水长天。金桂的浓香和着鸟雁的

悲鸣，从木舟的缝隙中汨汨散去。风霜高洁，水落而石出，斜阳脉脉，染柳却烟浓。远处的村落，山深路遥，隐在一片苍茫的云里雾里，好似与外界并无过多往来。农人背着沉甸甸的竹篓，穿林打叶，吟啸而归，身后倦飞的鸟儿投入层叠的落叶里。暮霭沉沉，江阔云低，残缺的夕阳下，既是满载收获的欣喜，亦是美丽无言的感伤。黄昏的驿桥边，惊鸿踏影，雁字云横，这一声嘶叫西风，不知是游子思乡的家书，还是苦等良人的情言。古老的深宅戏台上，轻挽水袖的梨园戏子浅浅而唱：“风定也，落日摇帆映绿蒲，白云秋空鸣鸪鼓，何处菱歌，唤起江湖？”

彼时的徽州，虽不能免去自古逢秋悲寂寥之俗，但却多了一分通透的静美。如同已至垂暮之年的老人，静候着生命最后的沉寂安宁。

那是一抹铺天盖地，酣畅淋漓的银白。徽州的冬雪，虽无北国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的雄浑悲壮，却也有着漫天纷飞的肆意潇洒。晶莹的雪花沾染着河谷里的水汽，飘落在旧庭深院，石桥小舟，若一白衣起舞的娇小女子，简单明净，风骨无瑕。静谧的村庄里，大雪似是堵住了人们劳作的去路，于是，

彼此相熟的邻里友人，三五一处，生火煮茶。锅炉边的老妻裹紧旧棉袄，一下下地舀着铜勺。霎时间，热气蒸腾，香味翻滚，新鲜采摘的冬笋与精心腌制的腊肉碰撞融合，给这个瑞雪兆丰年的冬天最美的馈赠与祝福。山林空寂，万物无声，只听雪花落在红梅的枝梢，落在青松的叶尖，落在屋檐外的柴火青瓦里。

江南雪，轻素剪云端。“琼树忽惊春意早，梅花偏觉晓寒寒。冷影凝清欢。”徽州的冬，是一种暗藏凄美的秀雅别致，不似关东大汉铜琵琶铁板桥的悲天悯人，却有着二八少女执红牙板的哀怨如水。数九过后，寒冬尽，枯木藏，又是一年春。

我于十年前结缘徽州，时光荏苒，已是几番春秋冬夏。而今，我坐于书桌前，回忆起过往的点滴。四月的阳光从错落有致的菱格窗外倾泻而出，笔墨纸笺上，不仅有江南四时之景，亦有明媚清雅的樱花香气。温润暖融的夜晚，我倚在窄窄的床榻上，窗外是历经亘古沧桑的徽州大地，万物俱寂，草木无声，而这一切却又都是言语。

我如婴孩般在母亲怀中沉沉睡去。梦中，山河简静，岁月雍容。

“饼”记

□杜永生

一提到动物的粪便，大家一定觉得很恶心。而在过去，家禽的粪便都是一种很好的有机肥。用在耕地里，土酥地肥庄稼旺，用在菜地上，菜鲜嫩绿营养高。但有一种粪便，需把它加工后才能产生价值，那就是——牛粪！

凡20世纪60年代出生在农村的人是不会也不可能忘却的。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，当我们只有十来岁的时候，便要学做做饭、洗衣、拾柴禾、刨树根、挖猪菜、割牛草了，自小就磨练了一种吃苦耐劳的个性与毅力。在农村，没有几家生活是富足的，几乎都是贫困交加，家庭子女多，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父母喘不气来，他们过早地滑向衰老。他们在分到的几亩责任田里辛勤耕耘着，指望用勤劳的双手来改变这样的局面。

冬天是个农闲的季节，过冬的柴禾要备足。别看家家户户前屋后堆放着大大小小的稻草堆，那其中一堆可是一头耕牛一个冬天的“口粮”啊！勤快的人家已经将田间地头的荒草刈割后晒干，并成捆成捆地码放在草堆的一端。那乱糟糟的枯枝干树根，很快被斩成段、劈成块整齐地堆在院落的一隅。这些都是农家人必备的，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绝对不会浪费或舍弃牛粪。

那时，一头牛都是由几户人家管养着的，一般是一个月轮换一次，过冬的耕牛需要精心伺候着。那一间不小的牛棚里怪味浓烈，臊气冲天，特别是那刺鼻的牛尿，能让人感到窒息，还

别说，牛粪并没有想象中的臭不可闻。大人要在半夜起来浪牛尿、接牛粪，白天还得拉着牛出来洒水、晒太阳。

牛在冬天吃的全是上等的稻草，它们一天一夜要排四五次粪便，所以它的粪便就会被集中堆聚在一处。待到一定规模，像个小山包时，便摊开浇上水。大人穿着胶鞋，像和泥巴一样在上面踏踩着，有点粘腻时，就抓起一块团巴，然后把它在墙上贴成“饼”状。此况可谓当时的一道“风景”，那一块一块浑圆而厚实、褐而黄的“饼块”几乎占据了各家所有的山墙，晒过几个太阳后，还要一块块取下来，四块成架，再彻底晒干晒透才行。“饼”被取下后，墙体上残留着处处深褐色的、圆圆的印痕。

晒了几天的“饼”，拿在手上轻飘飘的，散发着轻淡的稻草味儿，嗅不出一丝异味。这个时候，就可以当作一种燃料了。用它来烧锅，比稻草熬火，比柴禾耐火，而且很省事，只要用一把稻草引燃了，只需几块就可以熬上一顿稀饭、烩上一锅猪肉了。要是哪家稀饭煮得粘糊糊或稠哆哆的，不用说，肯定是用“牛粪饼”烧的了。

一个个冬天，一堆堆稻草经过牛的不停咀嚼，转化为一种新的可用可燃之物，农家人寻常的日子里又多了一份生活考验。这种日子虽成了永恒的记忆，但它见证了那时农村的贫穷，以及农家人不屈的生活态度。他们以最简朴的生活环境和形式中找寻着可以生存和改善的方式，竭力地发挥着他们力所能及的热量。

访上官云珠故居

□李宜祥

些旧民居白墙黛瓦，木门木窗，飞檐斗拱，尽显江南民居特色。路面中央铺设了青石板，一米多宽的石板一路铺到头。因这条老街位于泾水之北，故又称河北老街。

我们首先参观了上官云珠纪念馆，它坐落在老街的正中地段，属明清时期的古建筑，房屋上下两层，砖木结构，三间三进。前有大厅，后有小院，楼上阳台临街，雕花排窗。推开窗户，楼下就是老街，清澈的泾水傍着街道流淌，泾水两岸耸立着或疏或密的柳树，不远处水面上横跨着两三座拱桥，好一幅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景致，透着典型的江南风情。

纪念馆前厅为瞻仰厅，一座上官云珠半身铜像迎面而立，微笑的面容、整齐的发髻、安详宁静的目光，我在铜像前伫立许久不舍得离开，我回忆起少年时代在家乡的露天电影场观看她主演的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《今天我休息》等影片时的情景。

上官云珠又名韦均苹，她于1920年3月2日出生在长泾，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分别在长泾、常州、苏州等地读书，1937年和家人一起离开长泾前往上海。1940年，上官云珠考入华光戏剧学校学习话剧，随后进入新华影业公司演员训练班学习，滁州人卜万苍是她的授课老师，“上官云珠”这个艺名就是卜万苍起的，寓意她像天上闪烁的明珠一样璀璨美丽。她从1941年起走上银幕，并参演了《国色天香》《黑衣盗》等影片。“抗战”期间，主要从事舞台表演，曾在《雷雨》《文天祥》等多部话剧中饰演重要角色，后来她在《丽人行》《希望在人间》《万家灯火》《乌鸦与麻雀》等经典名片中，因塑造了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而蜚声影坛。上官云珠于1962年入选“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”。1968年，她不堪忍受非人的迫害，跳楼自杀，结束了自己年仅48岁的生命。

中厅为影视厅，有她的艺术旅程与银幕形象介绍，楼上是上官云珠的社会活动和生活剪影，以及中国电影界同仁对她的缅怀与追思。我迈着沉重的步伐逐一参观了各个展厅。

步出纪念馆时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这是一位美丽的女性，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，一位饱受苦难的女性。我想，用“红颜薄命”或是“天妒英才”来形容上官云珠都不妥。

都说江南多美女。离开老街时，在一家临水的饭店前，一位中年女性临街端坐，我凝望着她那端庄清秀的面容，宁静而寂落的神情，多想猜测出她此刻的所思所想。苏南的这方水乡孕育了女子的万般柔情，但愿我们都懂得呵护这片柔情。

返程的路上，云开雾散，阳光灿烂，我的心情轻松起来。过江阴长江大桥时，见桥上汽车南来北往，桥下江水滚滚东流，万舸竞发，一片生机勃勃。



春晓滴露 陈世中绘

雨水(外一首)

□王 优

春风轻叩门扉
鱼腥草举着小小酒杯
渐次醒来的大地
等待着踏歌而来的雨水

鱼儿咬破薄冰
大雁衔回旧信
油菜花是待嫁的新娘
迎亲的鼓乐由远而近

柳眉初展
游人河边徘徊
燕子点开五线谱
问君何时拂柳归来

叮叮咚咚
雨珠儿拨动琴弦
桃之夭夭，梨花点点
温柔地簪在春天的鬓边

春 耕

鸟声和鸡声
一唱一和
勾勒出村子的宁静

该点豆了
父亲搬出犁头
坐在院子里
擦拭经年的积尘

阳光爬上他的白发
犁铧远比他的手细腻
树很密，风很轻
叮叮当当，小院里
一半阳光，一半身影

梦里梦外秋浦河(外一首)

□秦 骏

东经117°，北纬30°
流淌了千年的河流，流经盛唐，流经河床
借助稳坐船头的风
穿过牧童的竖笛

河堤的采桑女，发髻轻挽
两岸的捣衣声，近处的蝉鸣
和褪去的外壳。滞留渡口的船工
随时听候你的召唤，那夜枝影横斜
瓜果满架，呼应草丛的发声
赤子的行囊，交织五湖的底色
上山的萤，掬一捧薄凉
缓解那个挥泪沾巾的故人

秋浦河畔，一株寄居尘世的草

生长了千年的古木，流淌了千年的河
岸上绿了又枯，枯了又绿，枯了又枯
介于古木与河堤，岸与水之间
默然伫立，停靠在生机的背面

岸上有踏歌而行的浮影，绿野仙踪
河中有绿枝，共生情愫，摇曳互动
漂流而下的舟楫，不停摇摆
船儿悠悠，流水潺潺，既清浅又辗转不羁
除了古木，山山而动，游来游去的鱼虾
也有我入构的镜像，下沉的意念
去了又来，来了又去
苍天不关心你，而你成了我的一剂药引
终将留下两个忧伤的名字

